



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

翻开我家老影集

孔东梅/著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

翻开我家老影集

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

孔东梅 / 著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翻开我家老影集：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/孔东梅著。
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3.11
ISBN 7-5073-1498-7
I . 翻... II . 孔... III . ①毛泽东 (1893~1976)
— 生平事迹 ②毛泽东 (1893~1976) — 家族 — 概况
IV . A7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97723号

翻开我家老影集——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

作 者：孔东梅
责任编辑：张晓彤
装帧设计：合和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中央文献出版社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印 刷：北京汇元统一印刷有限公司

787×1092mm 16开 12.5印张 150千字
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0000

ISBN 7-5073-1498-7/A·133 定价：29.80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序言

今年是我父亲毛泽东诞辰110周年。我心中总是有一种冲动，有一种特殊的思念，父亲的音容笑貌萦绕在心中。我想到韶山的祖屋，想到井冈的杜鹃，想到长征的风雨，想到雪山、草地，想到延河……也想到母亲身上的弹片；特别是想到我们这个家，想到家中的每一个人，想到做一点什么来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。

看到女儿这本书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没想到：她在回国创业的繁忙工作中，能挤出时间完成这部虽说平常，但也很费心血的作品。这份礼物，是毛家第三代人献给外公的，也是献给我们家几代女性和母亲的。其中，一定有我父亲的母亲文七妹、哥哥的母亲杨开慧和我的母亲贺子珍，她们是后人一面明亮的镜子。

2001年，我在友人帮助下完成了回忆录《我的父亲毛泽东》的写作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母女不约而同想到写书呢？我想，除了抒发心中无尽的思念，更多的是在继承以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精神遗产。无论社会物质生活怎样发达，这种传统都不但不会被忽视，相反还会放射出永久的魅力。

东梅留学归来后，以她的外公和我曾经的家——菊香书屋为名，做起了文化传媒事业。我觉得这除了她自小受我影响爱看书以外，也与对事业的选择受到外公当年“激扬文字”、“书生意气”的启示有

关。可能这本书像幼儿走路那样稚嫩，但毕竟是她人生旅途迈出的重要一步，我相信女儿能坚持走下去。

李敏

2003年9月9日

卷首语：老影集里见外公

1999年，我家经历一个多事之秋：爸爸突逝，妈妈大病，哥哥远在海外任所……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，骤然落在我这个刚工作几年的女孩肩上。怎么办？千头万绪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

爸爸的死，缘于他在深圳遇车祸后骨折，做手术引发心脏病所致。我闻讯赶去，却没见到最后一面，这和1976年外公去世和1984年外婆去世时一模一样。而且，他是去广州参加纪念外公活动路上出事的。妈妈的病，始于战时的艰辛和异国的孤寂（用爸爸的话说：她没过一天好日子），但更多与痛失外公、外婆有关。有多少骄傲和荣耀，就有多少辛酸和悲凉，谁让她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——李敏呐！

在我“豁出去”的急急奔走下，住院、报销、住房……，这些多年的“老大难”问题总算有了眉目。重新站起来的妈妈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，而刚刚卸下重担的我脑海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。她的病使我警醒：不了解外公，不了解外婆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妈妈。而此前，也许是我的外公太伟大，也太特殊，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比同龄人多到哪儿去。为此，我踏上了一条走进外公和外婆精神世界的独特人生之旅。

和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一样，我没有亲眼见过外公——毛泽东，他也没亲眼见过我——孔东梅。不过，我和外公的的确确“见

过面”——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，再把他的照片带回给我看。照片成了我们祖孙互相“交流”的惟一方式。尊敬外公、怀念外婆的我，经常翻开家里那本老影集，读着用胶片定格下来的那段金戈铁马却又缠绵悱恻的岁月。

本书把百年毛家分成四个家庭，一一叙述每个家庭中母亲与子女，妻子与丈夫，儿女与父亲不凡而又平凡的情感生活。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逐渐远去的，既熟悉又陌生的伟人亲缘世界吧……

第一章 曾外婆、曾外公一家·1

第一节 百年家世 · 2

第二节 曾外婆与曾外公 · 7

第三节 外公的弟妹们 · 22

第四节 外公的原配罗氏 · 37

第五节 万里故乡 · 40

第二章 开慧外婆一家人 · 49

第一节 我的开慧外婆 · 50

第二节 我的三位舅父 · 64

第三节 岸青舅舅的80年 · 74

第三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 · 79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节 |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（上） | ：战地爱情 | · 80 |
| 第二节 |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（下） | ：异国煎熬 | · 91 |
| 第三节 | 外婆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 | | · 98 |
| 第四节 |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（上） | ：人生悲喜 | · 108 |
| 第五节 |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（下） | ：晚年岁月 | · 118 |
| 第六节 | 我的妈妈李敏 · 129 | | |
| 第七节 | 宁宁与东梅 · 154 | | |

第四章 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 • 167

第一节	外公与江青	• 168
第二节	我的姨妈李讷	• 178
第三节	这张合影让我想到……	• 185
卷尾语	188	
附录	189	
后记	190	

第一章 曾外婆、曾外公一家

第一节 百年家世

我去过不少次湖南，特别是长沙和韶山。故乡的山山水水给我以无限启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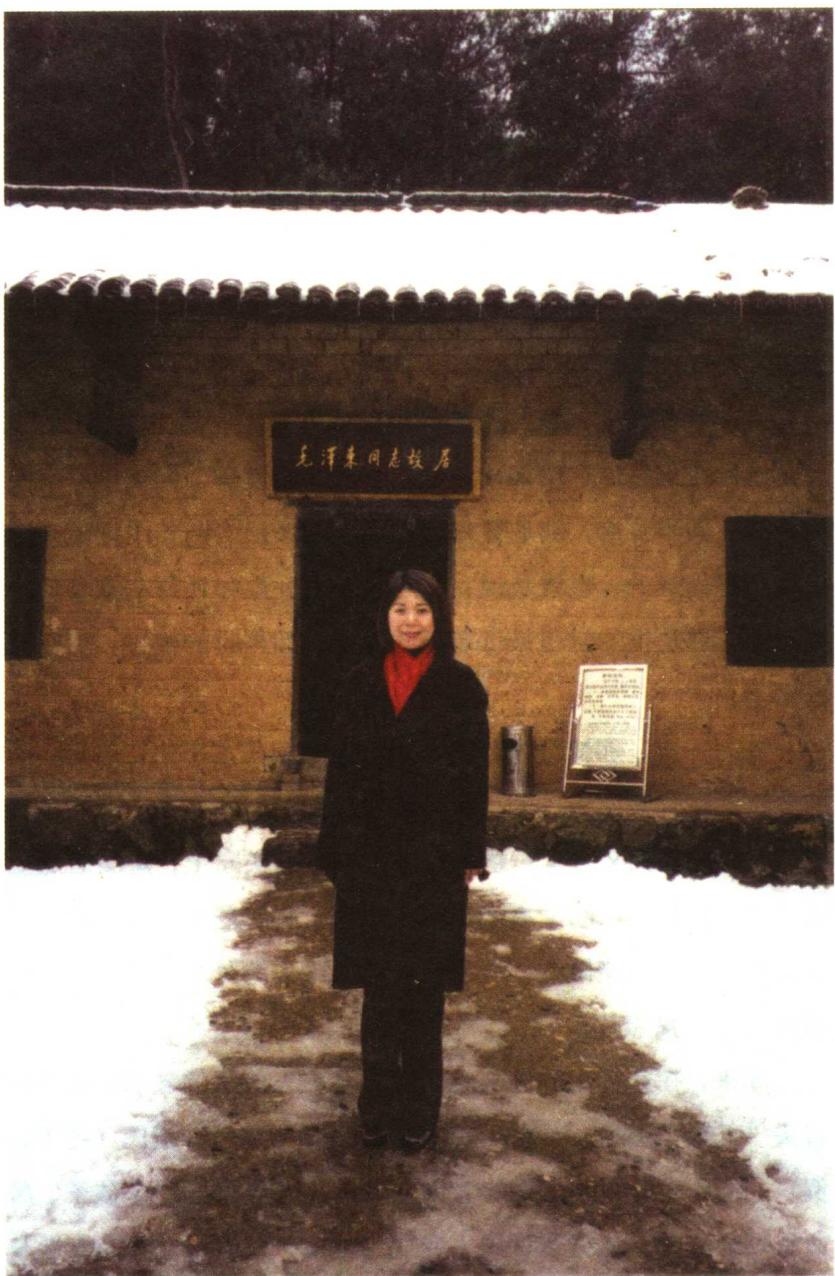
在湖南，我首先看到的是水。与少水的北方相比，这里一路上大江大河比比皆是。在外公乃至曾外公那个年代，沿着注入八百里洞庭湖的湘江就可以到达县城湘潭。他们的家乡——韶山冲是位于湘潭与湘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，曾外婆就是湘乡人。

湖南多山，韶山冲就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韶山主峰韶峰包围之中。这一带山高林密，猛兽出没，是湘潭开发最晚的地区。有山有水，山青水秀，这是我最直观的看法。不过，山水阻隔必然交通不便。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候，从韶山走到湘潭要整整一天，到长沙就要两天了。据说外公年轻时曾感慨：要是一条路直通湘潭就好了！

1950年，湖南省准备修一条从湘潭到韶山的简易公路。由于大局初定，作为国家主席的外公不希望自己家乡在全省、全国有任何特殊，他函告湖南领导人停修这条公路。直到1959年还乡，外公走的还是汽车开过带起滚滚烟尘的土路。当然，现在我走的这条——他曾经一步步丈量的路已是又宽又平，与全国各地的高速路没有区别了。

我首先要探访的，就是那个中国人都很熟悉，屋前有一个小池塘的“上屋场”故居，那间坐南朝北的“凹”字型建筑（俗称“一担柴”）里，当年住的都是毛家人。中间堂屋两家共用，外公的家在东边。

毛家是韶山冲的外来户。元朝末年，毛氏先祖随族人从江西外迁



东梅在外公韶山故居前

云南，晚年又携妻儿内迁湖南。后人再从湘乡迁到湘潭，在韶山冲内开山辟地，定居下来。到了第七代，以伐木、打柴、狩猎和种田为生的毛家已经成了此地大姓。他们建起了宗祠，修出了族谱，为以后二十代子孙定下了排行，那就是——“立显荣朝士、文方运际祥。祖恩贻泽远、世代永承昌。”

本书的故事都发生在“祖恩贻泽远”这五代，特别是后两代人身上。

上屋场保持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方农家的典型陈设，舂米房、农具房一应俱全，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。这里有个细节——现在的故居是十三间半瓦房，那是曾外公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中把原来的五间半草房翻修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两位老人一生和外公在家乡绝大部分时间，都是住的村里最低等级的草房。而当时的模样，现在已无从查考了。

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外公两岁到六岁之间基本不住在这里，而是在湘乡唐家圫外婆家度过的。这居然和我童年与外婆在上海的经历颇为相似。为此，我又去了一趟外公的外婆家。实际上，建国后那里已修成水库，外公住过的文家老屋沉入水底，唐家圫也改名棠佳阁，真是沧海桑田。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在大热天跑去为外公的“干娘”——石观音拍了一张照片。

原来，在家行三的外公之所以有个石三伢子的乳名，就是拜这位石头“干娘”所赐。而这一安排得自他的外婆——贺氏（巧了，也姓贺）。这是一位非常了得的老太太，孤儿寡母拉扯四个孩子，居然让文家兴旺起来，从穷苦种田人变成当地富户。看来，我的女性长辈不



外公的“干娘”——石观音（东梅摄）

管生在什么地方，都是不简单的人啊。

子孙来到祖先家乡，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扫墓。我到外公曾经祭扫过的楠竹坨墓地，拍下了整修过的曾外公、曾外婆墓冢。现在那里已和1959年照片上看去的荒丘一堆完全不同。二老生前没享过什么福，连瓦房都没住两年，整修的动机可能出于后人的补偿心理吧。

不过，我也发现了可以肯定一直保持原样，绝无添改的一处地方——外公原配罗氏墓。她的遭遇让我心生触动，本书专门为她安排了一节内容。而她的墓就在曾外婆夫妻墓旁，外公不会不知道。那么，他向双亲墓前深深一躬时，心中所怀念的会包括发妻吗？没人知道。

想到这些，再放眼看看外公故乡的山水，我觉得好有一比：男人是山，是石，女人是土，是水。外公不是又叫石三伢子，常常自称是一块石头吗？他不是经常提到《红楼梦》中的说法：男人是泥做的骨肉，

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吗？在这里，山、石、水、土是和谐的，外公出生、成长在这里，也是和谐的。难怪他几十年对故乡魂牵梦绕。这些感受，我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在纽约，都是不会产生的。只有在这里，在离外公本色最近的地方，我才能觉察到这一点。一次全新的人生之旅已经开始了，希望自己能始终保持这种亲近大地的姿态，因为外公已经和它融为一体。

曹外婆、曾外公
之墓（东梅摄）

